

洼地的草

石广田

洼地的草，总是长得很茂盛。它们常常遮住了洼地，让不留神的人跌一跤。

洼地有自己的优势。下雨的时候，多余的水流向洼地，形成水坑，坑底自然要比坑外湿润；下雪的时候，风一吹，雪就随风飘散，把洼地覆盖。因此洼地耐旱。洼地的草就是占了这个优势，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洼地也有自己的劣势。一只兔子会把它当作临时歇脚的地方，一只野鸡也很可能把窝搭在里面，折腾来折腾去，草也会受到伤害。但洼地的草没有办法拒绝，谁让它长得茂盛呢！

兽禽对洼地的草的伤害，都是暂时的，很多时候还会留下一堆肥料作为补偿。但割草的孩子不这么想，看到洼地的草长得那么好，争着抢着要割一篮子。除非他发现那里是一只兔子的窝，并天真地盼着兔子再回来安家。

洼地的草不害怕这些，仍旧一个劲儿地生长。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秋天结出更多的草籽，把远行的愿望撒向远方。草没有腿脚，靠的就是种子的飘移，但洼地外面的草也不闲着，也会把自己的种子飘到洼地里面去。洼地的草种，就这么年复一年复杂起来。

上天不会坐视不管这样的恶性竞争。隔几年的夏天，它就要狠劲儿下一场雨，使洼地的水多得好几天也晒不干。不耐淹的草慢慢枯死了，耐淹的草活了下来，不受影响的它们反而长得更旺。

洼地的故事，就是这么简单，洼地的草，就是这么生长。直到某一天，洼地被人填平变成平地，一切才终于结束。

季节的沉思

鲁先圣

们对生命真谛的领悟。

我乡间的梅园建好四年了，花园里自然生长出很多的树木花草，而且，有的树木长势喜人，几年时间就穿过了房顶。每一次看着这些树木花草，我都不忍心修剪，有的树木长在屋檐下，墙角边，而且很多是珍贵的榆树，也不舍得拔除。它们挺拔苍劲，装点着庭院，给庭院带来勃勃生机。

可是问题来了，如果不进行修剪和拔除，院子就真的长荒了。我还是决定忍痛修剪它们，拔除一些，剪枝一些，庭院里顿时眼前一亮，规矩整齐多了。

生命中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不舍，可是，再珍贵，该舍弃的还是要毫不犹豫地舍弃，因为舍弃之后，就腾出了更大更合理的发展空间，是为了更好的填充。

一个有追求而自信的人，不会相信什么奇迹与捷径，他们会依靠自己不懈的努力获得成功。清代文学家袁枚在他的《续外余言》中说：“以著作争胜负，故不喜赌钱；以吟咏当笙簧，故不爱听曲；居易以俟命，故不信风水阴阳；听其所止而休焉，故不屑求仙礼佛。”意思是，作家的文名靠的是作品的成就，所以作家不会去做赌钱这种不可靠的勾当；如果有自己的诗作可以吟咏，就不需要听别人的演奏；君子安身立命不贪图身外之

物，当然不用指望风水先生指点迷津；一个人如果乐天知命，自然无须去寺院里拜菩萨施舍恩惠了。

明代杭州人《来斯行》官至福建右布政使，曾经写过一部书《榷庵燕语》，其中有句话于今天的青少年依然有启迪意义：“天下无不可格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为立志未坚。”放到今天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不能教化的人，如果有，那是因为你诚心不够；天下也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有，那是因为你个人的意志不够坚定。

事实上，看看我们身边那些平庸无为、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所以顽固不化没有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毫无诚心，正是因为他们总是浅藏辄止、意志薄弱的原因。

在湖边住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每天在湖畔的小路上散步，恰恰是走过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见证了春暖花开的春天，目睹了落叶萧萧的秋天，看过了冰雪覆盖的严寒，也拥抱了热烈繁华的夏天。自然与造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过，没有惊喜，也没有悲伤，失去的一定还会再来。

即使是净土的莲花，依然也会飘落。那些伤春的诗人们，那些悲秋的文学家，那些忧郁的歌者，何须去心灵中寻找解脱？



太白秋韵(国画) 王安泉

文苑

《宋书》和《宋史》

宋宗桃

《宋书》由南朝梁史学家沈约(441—513)编著，记载南朝宋的历史，属于南北朝的一个阶段(5世纪)；《宋史》由元朝丞相脱脱(1314—1355)编著，公元14世纪成书，记载了宋朝的历史，包括南宋和北宋(10—13世纪)。

《宋书》和《宋史》都是二十四史之一，很像双胞胎，但不能混为一谈。然而，不经意间，人们就会出现把双胞胎认错的情况。

逯玉克的《母亲花》(见《郑州日报》2015年5月10日《郑风》副刊)说：“宋朝以前，中国只有带丝旁的‘绵’字，没有带木旁的‘棉’字。‘棉’字是从《宋书》起才开始出现的。”把这句话连贯起来看，逯玉克的意思应该是：“棉”字是从《宋史》起才开始出现的。原文误把《宋书》当《宋史》了。

把《宋书》和《宋史》混为一谈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辞书里。2002年8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普及本第1版第4册第4629页有一个词条“张子全书”，说《宋书·艺文志》记载了张载的作品，应改为《宋史·艺文志》。张载(1020—1077)是北宋哲学家，不应该出现在记录南北朝历史的《宋书》里。上网查《维基百科》的“张载”条说：“明代沈自彰把横渠(即张载)的著作编为《张子全书》，共十五卷(内附录一卷)。内容包括《西铭》《正蒙》《经学理窟》《易说》《语录钞》等哲学论著。题名《全书》，实与《宋书·艺文志》所载卷数不合……”这里也是把《宋史》误写成《宋书》了。

另外，如果要认真的话，“棉”字也不是从《宋史》，即元朝时才开始出现的。南宋袁文(1119—1190)撰写的《鬻扁闲评》中有一段记述：“木绵只合作此绵字，今字书又出一棉花，为木绵也。”表明“棉”字作为一个新字，早在南宋的《鬻扁闲评》成书前就已经出现了。逯玉克的表述，如果按《宋书》的话，则是早了数百年；如果按《宋史》的话，则晚了一百多年。

可是，功名利禄的心是否是人欲，王阳明给出的答案很有机锋：那要看它是被你请来的，还是它主动来找你的。内心强大的人心如明镜，来了就照，去了也不留。

正在王阳明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时候，王琼被推上了国防部副部长(兵部尚书)的椅子。但他没有马上践履对王阳明许下的诺言，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打算。他的眼光停留在大明帝国疆域图的江西南昌，眉头紧锁。

在南昌城，有位王爷，正带着高贵的微笑审阅着他的卫队。这位王爷就是宁王朱宸濠。按王琼的洞察，他迟早有一天会谋反。他的计策是，要王阳明到江西去注意这位王爷。不过，朱宸濠毕竟是位王爷，在没有正式起事前，谁都不能揣度他要造反。如果王琼对朱厚照说，朱宸濠可能要造反，这是以下度上，是大罪。王琼没那么笨，他一年来始终在找合适的机会把王阳明这道防火墙插进江西，而很快，他就找到了南赣匪患这个机会。

王阳明接到朱厚照要他巡抚南赣圣旨的同时，也接到了王琼的私信。王琼在信中先是对王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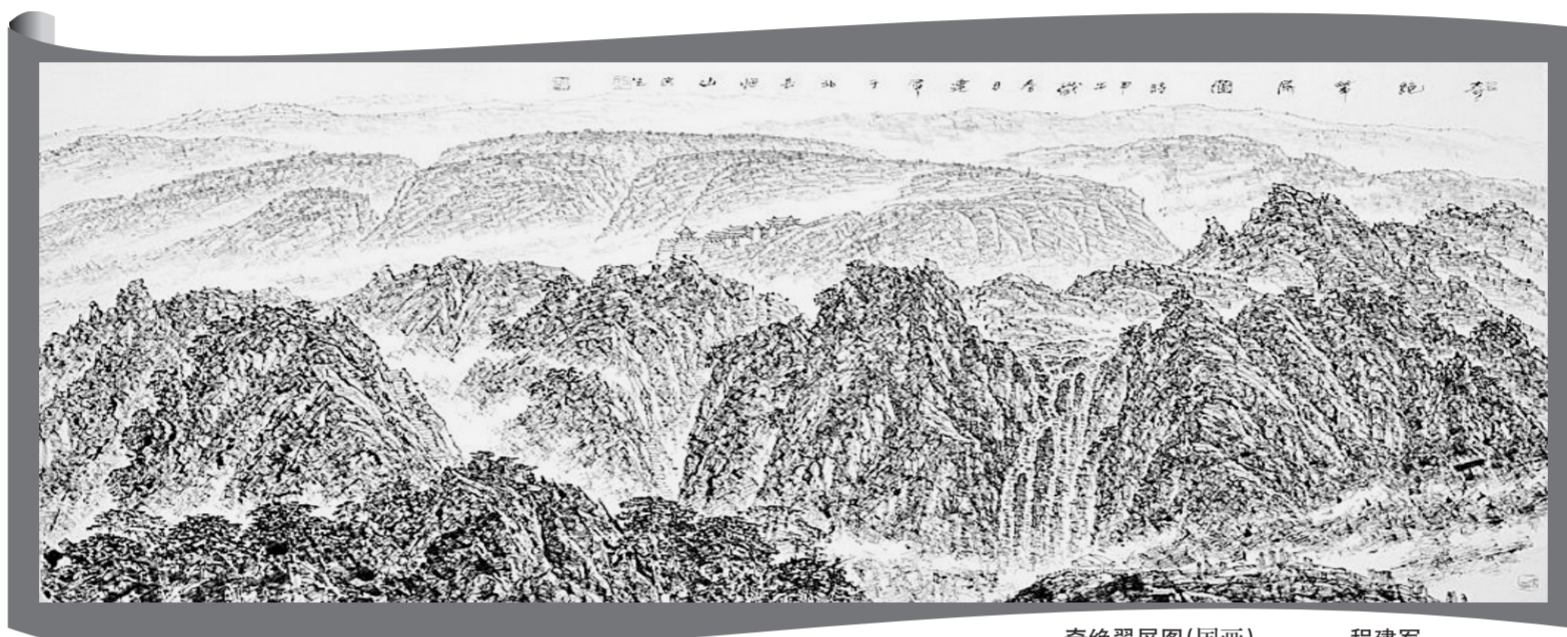
随笔

写出了《瓦尔登湖》的美国作家梭罗居住在湖边，每天清晨呼吸清新空气的时候，都设想能把这清新的空气用瓶子装起来，卖给城市里那些早起的人。我想，不只是那清新的空气，还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透明的溪水，还有散淡的自由、愉悦的心情，都可以装起来，卖给缺少的人。

在希腊，几乎每个城市里都有古代剧场的废墟，它们以当年在这里演出“希腊悲剧”而闻名于世。每一次走进这些废墟，我都在沉思：不仅仅是希腊人，全世界的人们都喜欢看悲剧。为什么人类喜欢悲剧？

悲剧其实并不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悲惨故事，那些悲剧大多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剧中有一个英雄人物，他们不接受命运的安排，面对巨大的困难，不断抗争。虽然最后抗争失败，但是，剧情却向人们传达了一种崇高悲壮的情怀，给人们这样的启示：自己人生中的困难与他们相比微不足道，他们敢于不屈服于命运，自己为什么不能？这种启示，减少了我们人生中的恐惧与悲哀，安慰了我们的心灵，更浇洗了心中的块垒。

悲剧是人生中最艰难而崇高的哀痛。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引起人的恐惧与哀怜，净化人的情欲而获得精神上的提高。”弘一大师临近圆寂时也曾手书“悲欣交集”，这正是先知



奇绝翠屏图(国画) 程建军

小说

你离家有多远

孙道荣

每个星期，他都回家一次，看望老母亲，陪老人家吃顿饭。

他是个生意人。开始是在家乡的小镇做，后来，生意做大了，转移到了县城，再后来又搬到省城。这几年，他的公司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有布局，为了方便指挥，他干脆把公司总部迁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

随着公司的壮大，他觉得越来越身不由己了，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出面、斡旋、定夺，他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处理公司的各种业务和关系上。他的妻子，一直随着公司的迁移而迁移，即使再忙，他尚能经常回家与他们团聚，唯乡下老家的老母亲，眷念故土，坚决不肯随他迁移。老母亲守着祖屋，那也是他的根。他遵从了母亲的意见。

创业初始，就在家乡的小镇上，离家最近，但因为天天忙得不沾脚，他常常几个星期难得回一趟家，那时候母亲年纪还不是很大，反倒是母亲不放心儿子，隔三岔五拎着家里母鸡下的蛋或菜园子里新摘的蔬菜，步行到镇上，去看望儿子。公司搬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后，晕车的母亲来看他的机会少了。后来又迁到省

城，母子就更是难得一见。直到有一天，乡下的一个堂侄来找他，告诉他，老母亲前段时间摔了一跤，幸无大碍，也就没打电话告诉他。他忽然意识到，母亲老了，真的老了，他立即驾车和堂侄一起回了一趟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无论多忙，每周必须回乡一趟，看望老母亲，至少在家里陪她吃一顿饭。

在省城的那些年，他做到了。虽然离家200多公里，但是开车也就三个多小时，除非太累了，让司机开车送他回家外，都是自己亲自驾车回家，他觉得这样才不受任何牵绊，可以独自安静地陪陪母亲。

公司总部迁到京城后，离家1000多公里了，他依然坚守着那条“规矩”，每周回家一趟，从无例外。先坐飞机飞到省城，再驾车回家。

每次回家，他还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不出门访友，也不在家会客，关掉平时工作用的手机。回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陪伴母亲。

如果能在家过夜，他一定坚持第二天早晨，在母亲之前起床，为她做一顿早餐。

和老母亲一起下菜园子，为她种的菜浇

水、除除草。如果天气晴朗，就像小时候一样，和母亲坐一条板凳，在屋檐下晒晒太阳。

至少陪母亲吃一顿饭。他说，其实每次回家，真正陪母亲的时间也并不多，而且，老母亲已经八十多了，就算老人家能活到一百岁高寿，他能陪她的时间，也不过区区几百次。

期间，只有两次出国谈生意，他没能回家，回国后，他就直接从首都机场转机回了家。很多人夸他是个孝子。也有人说，他因为事业成功，有钱了，才能这么任性，每个星期打飞的，来回飞，而只为了回家吃一顿饭。

他都一笑置之。他淡淡地说，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就是想陪陪母亲，不让她觉得孤单，就这么简单。如果说我这么做还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我想让我的已经长大的孩子们明白，你离家有多远，与距离无关。如果心里牵挂着家和父母的话，离家再远，你也会经常回家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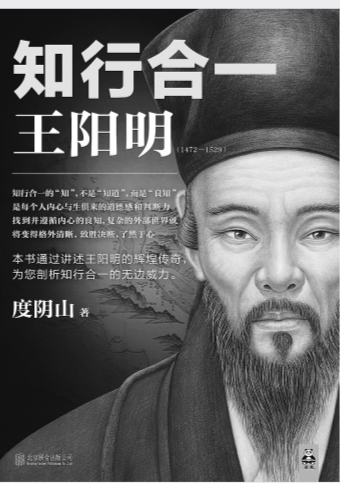
新书架

《泥土哪去了》

王佳琦

这是南帆最具代表性、精粹汇集的散文集子。南帆作为智性散文的代表，有评论家曾认为“读南帆，知余秋雨之不足”，此“不足”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对南帆散文极富理趣、哲思又丰满润泽的褒奖。在此集中，《泥土哪去了》《机器之殇》等篇呈现出一个敏感睿智而又不失理性之思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现文明发展的多维对话；《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等篇又似作者与自己开展的一场推心置腹的深度对话，《到来一只狗》《寄给自己的明信片》等篇又显出作者对日常生活活潑趣味的调侃；《辛亥年的枪声》《戊戌年的铡刀》等则将南帆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运用他的学理来看待历史，引发读者对历史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他冷峻地审视，旨在超越抒情，突破话语的遮蔽，读来智趣无限。

连载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尸位素餐，最近一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且他的才能低劣，要他去巡抚南赣是误国误政。他又说：“任何人得了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官职，都会兴奋，我也不例外，可我真担心自己干不好。如果在我当年意气风发时还有这个信心，可现在已人黄昏之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他还

说，“我提出退休，是因为我祖母年事已高，作为孙子，我应该在她在有限的时间里陪伴她，送她最后一程。”最后他说，“我知道这是违反条例的，但有什么办法呢。”

这封请求退休的信一上，他就从南京出发大张旗鼓地回浙江余姚。实际上，他在路上几乎可以用“挪”来形容。他走得难以置信的慢，几天时间才出了南京地界。他的目的太明显了：等着朱厚照的反应。

朱厚照的反应有点让人失望，他指责王琼，看你推荐的什么人啊！我没让他巡抚南赣时，他什么事都没有。我一让他巡抚南赣，你看他，居然要退休。左说右说一大堆，其实就不想去，胆小鬼。中央官员们惊呆了，很多人已为自己对王阳明的分析得到证实沾沾自喜。王琼当然不能对朱厚照说，王阳明这是在发牢骚和试探。他只能说，王阳明是在谦虚，谦虚的人才证明他稳重，才能成事。那些给份工作就上的人，都是冒失的笨蛋。

朱厚照想了想，说：“那就再给他下道圣旨，要他不要再谦虚了，马上去江西！”王琼马上请求，希望皇上能

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朱厚照想都不想，说：“准了。”于是，第二道圣旨到了王阳明面前：巡抚南赣等地，军马钱粮作战等事，除非是天大的事，其他小事可自行定夺。

王阳明此时在杭州城，仍然没有回音。朱厚照有点不高兴了，他问王琼：“这老先生是什么意思？”王琼回答：“事不过三。”朱厚照耐着性子，发出第三道圣旨：你怎么敢以病为借口推辞本应尽的义务？如今南赣地区盗贼遍地，百姓倒悬于水火，你如果还拖拖拉拉，岂不是更加误事？赶紧去，不许辞职，不许推脱，软此。

1516年农历十二月初二，组织部(吏部)的一封信几乎赶上了朱厚照的那道圣旨，按皇上的意思，王阳明不准退休，南、赣地方多事，赶紧去办事，用心巡抚。王阳明长出一口气，对他的弟子们说：“走，去江西。”

本年十二月农历初三，王阳明离开即将回春的杭州城，走向那些活蹦乱跳的土匪，走向只有土匪才肯居住的原始森林，走向他多年以来企盼的刀光剑影的战场。